

9

长篇小说

梁晓声文集

The Collected Works of
Liang Xiaosheng :
Novels



梁晓声

青岛出版社

梁晓声文集·长篇小说 9

伊人 伊人

青岛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伊人 伊人 / 梁晓声著. — 青岛 : 青岛出版社, 2014.12

(梁晓声文集. 长篇小说; 8)

ISBN 978-7-5552-1319-2

I . ①伊… II . ①梁…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83755 号

责任编辑 常 红

特约编辑 代 敏



第一章

没有电影院的当代城市是不可思议的。

没有酒吧的也是。

电影用了一百余年的三分之一左右的年头,使人和它的关系渐渐由电影院确定了下来;用迄今为止三分之二的的时间,使电影院渐渐变成了较文明的场所。较文明——而已。

酒吧和中国人的关系也差不多是一百年的历史。

是女人使酒馆变成酒吧的。

从前酒馆只是男人光顾的地方。即使由女人经营,也还是那样。从前男人去到酒馆,目的是很纯粹的,是冲着酒去的。

但这世界的真相乃是——凡男人们喜欢聚集的地方,同样吸引女人们。女人是天生好奇的。她们总是想要知道,对于某些男人,酒为什么是和她们女人一样可爱的?就普遍性而言,男人是地球上唯一敢在智商方面与女人一比高下的动物。男人们为了证明自己在智商方面是绝对优于女人们的,挖空心思不遗余力,把个原本自然风光比比皆是地球搞得花里胡哨光怪陆离不伦不类,并且至今还在比赛着此种疯劲儿,为的是更加讨好女人们。结果呢,女人们非但不领情,还搞女权运动来

耍小脾气。看西方,女权运动起初不是直奔性的主题而去的。女人们才不那么外露那么坦言不讳呢。她们一向是特讲策略特善于迂回取胜的。在公开场合饮酒的权力便是她们起初诉求的权力之一。自以为聪明的男人们猜到了女人们那也是很想进入酒馆的,却又爱面子,怕有失身份。因为自从世界上出现了酒馆以后,她们的身份下等的姐妹才去那种地方。而且往往是由于生存所迫,不得已。再者,酒这么作用特殊的液体,连古代的女人们喝了感觉全都好极了,甚至连猴子喝了感觉都好极了;凭什么不应该受到活在现代的女人们的青睐呢?

微醉的女人尤美。

是男人们先发现这一点的。

之后不久,女人们自己便也发现了。于是她们对酒馆的好奇心更大了。她们中某些敢冒女人之大不韪的,为了满足好奇心,甚至不惜改头换面,偏要乔装成身份下等的姐妹的样子,或者干脆乔装成男人,怀着冒险似的心理混迹于酒馆,与男人们对斟对饮……

看电影还是在电影院里看效果才好,这是被男人和女人都公认了的。一个人叹息和许多人一块儿叹息;一个人惊叫和许多人一块儿惊叫;一个人笑和许多人一块儿笑;一个人唏嘘有声和前后左右的人都那样,感觉是大为不同的。那是电影只有在电影院里放映才能引发的效果。到电影院去看电影的人,心理上对这一点也是有所需求的。人类原本是集群的动物,基因中这一古老的习性促使人时不时地还要体会一下祖先的遗风。尽管是在黑暗的场所,尽管周围尽是陌生者,但集群的感觉,仍能使人类倍觉安慰。如果还是学校或公司包场,尽管同样是在黑暗里,周围却有熟人,甚至亲爱者,于是心生愉悦。即使电影本身没意思,人却能在黑暗里感觉到另外的意思——地球上最高级的动物集体目视前方的那一种意思。否则,电影还在,电影院早就消亡了……

饮酒这种事情是要由人气来烘托才乐在其中的。

只有男人的地方毕竟算不上最有人气的地方,不过只有男人气味罢

了。男人们早就觉出了酒馆这种地方男人再多也还是人气不足的缺点，于是有心将女人们诱到他们享受酒的地方。

同是一种地方，叫酒馆是不行的，叫法得改改。不改，女人们不愿大大方方地去。这对男人们不是什么难事儿。

于是酒吧出现了。

于是它也迎来了女人们。

男人们为了对女人们表示欢迎，在酒吧的情调方面很下工夫。而女人们是极容易被有情调的地方所迷惑的。她们的经常光顾，又反过来烘托了酒吧的情调。

男人们的煞费苦心并不吃亏，他们从前聚集在一起饮酒的地方一经由酒馆而酒吧，目光所及，不再仅仅是男人们自己的面孔了。相比而言，男人们在酒吧里饮酒比从前在酒馆里饮酒的感觉不知好了多少倍。

男人们达到了目的。

但女人们也不吃亏。

现在女人们终于可以大大方方地去到一个公开的场所与酒发生亲密的接触了。并且总会有男人陪着，有男人给买单。

看电影嘛，以看晚场为好。从黑暗的场所走到外边的夜色里，超现实的感觉得以延续，不至于被光天化日一下子照耀没了。真的，白天看电影是很煞风景的。恐怖片另当别论。看晚场电影以看情爱片为好。哪怕是在天寒地冻的夜晚，超现实的感觉那也会延续得比城市里最长的马路还长。

而晚场电影散场时，必是酒吧里人气最旺之时。

酒吧是一个暧昧的地方。

男人和女人关系很明确，通常就不相伴了到酒吧去。男人和女人没什么关系，也不会相伴了到酒吧去。男人和女人还没什么关系却又都想发展出点儿什么关系，才往往到酒吧去。

而有暧昧的地方，便注定了有表演。

男人和女人一到了酒吧那一种地方,便都出色地表演斯文。

而凡有表演的地方,倘在晚上,对灯的光线就有要求。

酒吧里的光线都是半明不暗的。

在戏剧的场景中,半明不暗的光线,是演员们表演起来最轻松自如的一种光线。

舞台上还有本色的演员,酒吧里却没有本色的人。

明明表演着而又似乎没有在表演,这种感觉,绝对不是酒馆所能给予的,只有酒吧才能给予。男人也罢,女人也罢,一旦表演的是斯文,那自我感觉也会很好。

当男人对面的女人,或女人对面的男人,起身暂时离开那会儿,比如去一下洗手间,剩下的一方,往往会不失时机地睃视周围。即使是表演斯文,表演给对面的一个人看,比表演给舞台下黑压压一片的观众看还有难度。剩下的一方要趁机缓解一下,以便对方回来了接着表演。所以酒吧里常出现这样的情形——当接二连三去洗手间的人多了,默默环顾左右的人也就多了。这样的人的目光一旦对视上了,表情都会有几分不自然。那是肯定的。因为酒吧里的表演都是业余水平,人人心里都不太有底,不知自己将斯文表演得及格还是不及格……

然而每一座城市起码有几处酒吧的情形例外些。

比如 A 城的“伊人酒吧”。

“伊人酒吧”两年多来一直吸引着一半以上的熟客。

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更像是会员俱乐部,但却无须购买会员卡。

对于熟客,“伊人酒吧”其实已是联谊的场所,也是不少人酝酿种种希望和欲望的地方。

是的,那就是“伊人酒吧”,在 C 大学后门的斜对面。

C 大学是一所文理学科综合大学,全国百所重点高校之一。在全国它当然不太闻名,但在这座北方城市里,谁家的儿女如果考上了 C 大学,做父母的那还是会谢天谢地,觉得是一种欣慰的。

C大学的后门开在一条又直又长的马路上。离它大约五十米处,有跨街桥。桥那端,几乎正对着一座公园的前门。那是一座不收门票的公园,两个足球场那么大。内中有一片百余棵老树形成的林子,有小河,还有假山和凉亭。冬季,C大学艺术系的师生们常到公园里去就地取冰,创作冰雕。

“伊人酒吧”就在公园前门的旁边。

顺着人行道再往前走,依次是省作家协会、省歌舞团、省博物馆、省图书馆、省话剧团、省京剧团……再往前,则是另外一些性质截然不同,足以令一般人望而却步的单位——省纪检委、省检察院、省市两级法院、市公安局、市安全局以及省警备司令部……所以那一条马路相对清静。因为处在前段的单位差不多都徒有其名了。省作家协会的牌子早已不再令人刮目相看,门前冷寂,从早到晚难得看见有人出入;省歌舞团也只在每月发工资的那一个日子的上午,才呈现着一点点毕竟是一个单位的人气;而省博物馆实际上已经改造成了家具展销中心。当然那“中心”也不只展销家具,还展销服装、电器、农副产品,甚至展销过一次比基尼。写有“博物馆”三字的牌子虽仍挂着,但已具有很大的讽刺性。即使不强调其讽刺性,“博物馆”三字的含义也大为不同了。不管展销什么,买卖却一次也没好过。省图书馆的一半租给了私人,成为健身房了,并有配套的按摩、足疗服务项目;省话剧团失了一次火,烧毁了门烧毁了窗,只剩一座烟熏火燎过的空楼架子了;而省京剧团,它的团长副团长会计科长一千人等,不久前因贪污团员们的演出费而被判入狱了。京剧团呀,说多不景气就多不景气的一个文艺单位,而且还是省级的,一年到头演出不了几场呀,居然还能滋生出一小撮贪污犯来,令人难以相信。法院公安局就在同一条街上,抓捕和判决的过程,接近着是“一条龙”的过程,倒也省了些麻烦。一条街上有一些不合时宜的单位,又有一些令一般人望而却步的单位,它不清静才怪了呢……

白天,三处地方出出入入的人挺多——C大学的后门、法院的门、公

园的门。到了晚上,就只有一处地方人气旺盛了,便是“伊人酒吧”。

“伊人酒吧”是一排老旧的俄式平房。原先住着十几户人家,总面积七八百平方米。起初是公园买下了它们,开了一排商店,效益不好,亏得承受不了,只得出租。而成为“伊人酒吧”后,生意却特别火。

老板娘是一位三十六岁的离婚女子,曾是省歌舞团的一名美声独唱演员,还曾当过副团长,姓秦名岑,很男性的名字。

有人说,“伊人酒吧”的生意之所以火,乃因名字起得好。“伊人”嘛,稍有文化的人,都容易被它的女人味儿所吸引。也有人说,是由于老板娘本人的吸引力生意才那么火。的确,秦岑容貌好、身材好、气质好,极善应酬,接人待物,热情周到。只要去过一次那里的人,没有不对她印象深刻的。一般而言,老板娘都是不经常在酒吧里抛头露面的,有心腹管账收款,每星期去视察两次,叮嘱些什么事也就行了。但秦岑不一样,她几乎每天晚上都准时出现在“伊人酒吧”里,像她雇的那些做侍者的农家小妹一样,亲自端来送去,梨窝浅现,嫣笑盈盈,殷勤地招待老客和新客。还有人说,“伊人酒吧”的生意火,其实是由于这一条街一半寂寥,一半肃杀。“伊人”的出现,正可以冲淡了白天的肃杀、夜晚的寂寥。总而言之,是商机看得准。以上种种关于“伊人酒吧”和关于老板娘的说法,秦岑是知道一些的。她对哪一种说法都一笑置之,不予表态。她高兴时,还往往会陪某几位客人饮半杯红酒。接着,客人们就会听到她一展歌喉唱几首歌。她有一副好嗓子,美声唱得,通俗也唱得;老歌唱得,新歌也唱得。曾有与她关系很熟的客人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她:“秦岑啊,你为什么不去当歌星呢?那不是比经营酒吧活得更加潇洒吗?”

这么问她的,是C大学五十七八岁的许教授,教公共关系学的。一个面部白净无须,挺女人相的男人。他每次出现在“伊人酒吧”,总是西服革履,且系领带,仿佛出席什么精英荟萃的盛会。他离婚了,对秦岑有想法。颇自信,认为凡事功到自然成。

秦岑当时笑道:“可我已经老了呀!”

许教授说：“难道你没照过镜子呀？你啊！正是最有女人味儿的年龄嘛，漂亮着呢！”

秦岑竟脸红了一下，小声回答：“许教授，快别当着客人们开我的玩笑了。咱们酒吧光线暗，若是白天，您就能看清我眼角的鱼尾纹了！再说，当歌星不仅要嗓子好，还要善于在台上舞。一动不动地站在台上唱，那一种唱法过时了。而我一个三十六岁的女人，如果一边在台上舞着一边唱，成什么样子呢？在诸位的抬举和关照之下，能将咱们这一家酒吧多经营几年，我就心满意足了！”

许教授原是教中文的，具体说是上古典文学欣赏课的。近年为了适应社会的人才需要，弃文学而趋新潮，改授“公共关系学”。依许教授想来，所谓“公共关系学”，前提便是一个人说话的能力，或曰话语艺术方面的天分。倘若一个人无论别人多么下心思去教，到头来还是不怎么善于说话，那么他或她是不太可能真的成为一个“公关”人才的。许教授的苦恼是，选修他的“公共关系学”的学子们，不论男生还是女生，学的心情都挺迫切，皆善于记，也善于背，而且善于考，但就是不善于说。他曾用心良苦地在他的选修课上模拟过两次“公共关系”问答，男女学子们竟一个个笨嘴拙舌，吭吭哧哧。有的甚至答非所问，出言荒唐，令他大摇其头，叹息不止。听了秦岑的一番话，许教授心内暗自佩服——听听，人家一个一天大学也没上过，一天“公共关系学”也没学过的女人，对我的话回答得多么得体多么好啊！表面听起来，像是回答一个客人的一句话，而实际上，却等于是说给所有客人听的。人家说时，一双眼睛只望着我一个人，仿佛周围再没有第三者似的。可那些普普通通的话儿呢，分明地一揽子将酒吧里每一个客人的心全都不经意似的收买了去。“咱们的酒吧”，听听，“咱们的”，用词用得多么亲多么巧啊，好像每一个客人都是“伊人酒吧”的股东似的。什么叫说话的艺术？艺术就艺术在不经意似的。你话一出口，用意一下子就被别人听出来了，品出味儿来了，你脸上的表情也将你的用心呈现出来了，那还有半点儿说话的艺术可言吗？

人家脸上却除了羞涩,还有真诚。羞涩证明人家是一个有自知之明的女人,不是那种谁一旦夸她一句她有气质,她就不知自己几斤几两似的说她正打算参加世界小姐竞选的女人!而真诚,证明人家对问话之人的一种尊敬。如果问话之人还是教授,并是长者,那一种语调真诚,表情也真诚,因而显得百分百真诚的态度,不是一下子就将对方俘虏了吗?都将对方俘虏了,不是什么事儿都好商量了吗?还有一点那就是,人家说话的声调控制得多么高超哇,表面听起来像是说给他一个人听的悄悄话,而实际上那几句话周围每位客人都听到了。许教授不得不暗自承认,最后一点,他是教不来的。即使请老板娘秦岑亲自去上几堂示范课,他的学生们也是学不来的……

总而言之,听了秦岑一番话,许教授不但大加欣赏,而且爱意油然而生,难以自制起来了。他借着三分醉意,对周围人大声道:“诸君耳证,若许某三生有幸,得伊人如秦岑,喜配良缘,共度晚年,则更复何求?为人一世,余愿足矣!余愿足矣!”言罢,将头一转,双眼熠熠闪光地盯视着秦岑的脸,仿佛等于是在公开向她求婚,并立时立刻地期待着她当众欣诺。

那一次,许教授无疑是有点儿失态了。毫不夸张地说,凡是到过“伊人酒吧”的男人,谁不喜欢老板娘秦岑呢?连来过的女人都喜欢她,男人还能例外吗?不喜欢秦岑这样的女人的男人,那还算是正常的男人吗?当然,“喜欢”一词,在女人和女人之间是一回事,在男人和女人之间是另一回事。每一个到过“伊人酒吧”的男人,都巴不得有机会向风情万种的老板娘表达自己内心里对她的那一份儿“喜欢”;都希望那样的机会是只有自己面对她时的两个人的一种机会;而且,都曾梦想着,在自己单独表达了对她的“喜欢”之后,和她之间会有更美妙的人物关系发生。无须赘言,那一种男人们的梦想,不可能不和性连在一起。男人嘛,意识里“喜欢”一个女人,一向是“喜欢”得直接的……但“喜欢”归“喜欢”,“喜欢”在肚腹里,彼此心照不宣,关系反而较能保持自然状

态,一经当众说出,“喜欢”二字就走味了……

当时,许教授说完他的话后,酒吧里一时极静。一种片刻就漫延开来了的静。先是许教授周围几桌的男女们静了下来,目光不约而同地望向老板娘秦岑。接着一桌桌的男女都安静了下来,目光都不约而同地望向了秦岑。其实后者们并没听到许教授究竟说了些什么话,他们只不过是习惯地顺应气氛而已。忽然感觉到周围静下来了,自己便也不由得静了下来;见别人的目光都望向老板娘了,自己的目光也不由得朝老板娘望过去……

许教授虽然微醉几分,但还是在那一种异乎寻常的安静之中意识到自己是有那么点儿失态了。想想吧,酒吧这种地方,本是喁喁喃喃之声不绝于耳的地方,忽然一下子静了,一下子所有人的目光都望向一个人了,该是多么奇怪呀,会使被所有人的目光都望着的那一个人多么不知所措啊!

然而老板娘秦岑却作出了使所有的人都完全想不到的反应。她放下手中托盘,注视着许教授,缓步走到了他跟前……

许教授以为她会扇他耳光,讪讪地连声说:“喝多了,喝多了,小秦你千万别跟我认真……”

老板娘秦岑却轻轻拥抱住了他,并且和他贴了贴脸颊,并且还在他脸颊上亲了一下。之后她环视着众人说:“诸位师长,诸位朋友,诸位哥们儿姐们儿,大家都知道的,许教授是咱们‘伊人酒吧’的常客。他为什么经常光顾,还不是为了给‘伊人酒吧’也给我捧场吗?大家也看得出来,他一直像主人一样关注着咱们‘伊人酒吧’的方方面面,一直像一位兄长似的关爱着我。而我秦岑有什么了不起呀?才高中文化,不过就凭着形象还过得去,凭着嗓子比较好的先天条件,在文艺单位混着当了几年歌唱演员,有幸受到一位教授的青睞,实在是我的荣耀啊!今天许教授将他内心里对我的喜欢当众说出来了,这使我特别感动。我明白,他的话,也意味着说出了大家内心里对我一向的喜欢和抬爱。没有大家,

哪儿有‘伊人酒吧’今天生意的红火呢？哪儿有我秦岑今天心满意足的一种活法呢？诸位请举杯，我这里敬大家了！来的都是贵人，今天的账，全免了！……”

于是都快乐地嚷叫：

“‘伊人’万岁！”

“秦岑万岁！”

“‘伊人’是我温柔乡！”

“秦岑我们爱你！”

酒吧这种地方，本就是荷尔蒙气息弥漫的所在。那一时刻，男的女的，新客老客，真醉的假醉的半醉不醉的，趁着气氛，好一阵骚动。这里那里，响起多次亲吻之声。按说老板娘秦岑的话，丝毫也不包含有怂恿大家那样子的意思。但成对光临的男女们，似乎那一时刻内心里都翻涌起了一种迫不及待地想要当众拥抱当众亲吻给别人们看的大冲动，于是一个个无所顾忌起来。有那形只影单地到这里消磨夜晚时光的男人，没得异性的伴侣可当众拥抱当众亲吻，竟将自己的手背嘍得咂咂响，以示凑趣。更有那唐突的，趁机站起，争先恐后走到秦岑跟前，也不管她乐意不乐意，也不考虑自己是否和她熟到了可以那样的份儿上，一厢情愿地就拥抱她，和她贴脸，甚至亲吻她，还当众大声地或凑着她耳朵小声地说些似乎亲昵其实轻佻的挑逗的意淫的话，把个老板娘秦岑搞得心里好嫌恶好恼！然而她脸上依然笑盈盈的，一副幸福的样子。来者不拒，任人拥抱任人亲。

就在那时，忽然响起了萨克斯管的吹奏之声。就像卤水点注在滚烫的豆浆中，荷尔蒙成分作用下的骚动戛然而止。每一个人的头都循声旋转，仿佛一种在庄重的表象之下进行着的嬉闹的场景定格了，只有萨克斯管的吹奏之声流淌在格外。它圆润、柔亮，音调旖旎，旋律舒缓曼妙，忧郁而又优美。如同静谧的大森林的清晨，有一条活泼却还羞涩的溪，吻石绕树，歌唱着以簇簇浪花为自然的行板……

吹奏萨克斯的男人看上去四十余岁,最突出的特征是一头卷发,还有那张线条硬朗的长方形的脸。

他是与“伊人酒吧”签约的演奏员,叫乔祺。一个沉默寡言的男人。他不是本市人。没人知道他来自何方。

关于他,“伊人酒吧”的客人们也就清楚以上那么一点点。

他所坐的位置,是酒吧专为他保留的。除了他自己,没谁还坐过同一把椅子。他并不每晚必至。似乎,秦岑与他之间签订的协约,是条款自由的那一类。

他旁若无人,置身度外般的吹着,吹着;音乐之声在肃静中从容不迫地流淌着,流淌着……

这时一位老者从座位上站立了起来。他是所有“伊人酒吧”的客人中年纪最长的,七十多岁了。按说七十多岁的一个中国人,出现在茶馆的多,经常出现在酒吧这种地方的很少。但这条街上没有一家茶馆。因为“伊人酒吧”的存在以及它的吸引力,不可能再有人失去明智地投资开茶馆了。即或有,这位老者也不会去光顾。

他与秦岑的关系有些特殊。“伊人酒吧”开张不久,他便认秦岑做了他的干女儿。或者反过来说,秦岑认他这一位C大学的前副校长做了自己的干爸。都姓秦,同姓认亲,似乎是一种虽然错过,却有缘后续的父女关系。毕竟,姗姗来迟的缘分比在芸芸众生中互不相识的好。C大学离休了的前副校长在“伊人酒吧”这种地方极受尊敬,人们都称他秦老。秦老曾有过一个亲生女儿,一个很令他骄傲本人各方面也确实都挺出色的女儿——他与发妻李老师唯一的孩子。他们的女儿数年前不幸在美国亡于车祸。在“伊人酒吧”里,静静地坐在某个人少的角落,望着秦岑的一举一动,一矜一笑,听她与形形色色的人们雅言周旋,对想念亲生女儿想念得如毒攻心的秦老,未尝不是一种情绪的冲淡,心理的安慰。“伊人酒吧”是他心灵的故乡。只有在这里他所见到的女儿才不仅仅是影集中的女儿。在这里秦岑与他的女儿相互重叠,她有时候省略了一个字直

接亲昵地叫他“爸”。而秦岑则连孩子也不曾有过。在这一座城市里,不,确切地说,在这个世界上她已举目无亲。“伊人酒吧”似乎使她朋友多多,但“朋友”二字,在今天已与在从前的年代定义不同。男性的朋友中,对她怀有像许教授那一种想法的人为数不少。而且,还不像许教授是独身,也不像许教授所怀的是一种关于婚姻的想法。毕竟许教授的想法是一种单纯的无可厚非的想法。而另外一些男人们对秦岑的想法,则属于“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那一类。至于他们一拨一拨带到“伊人酒吧”来的女人们,表面上因了他们的缘故对秦岑也都敬意有加,但敏感的秦岑心里明白,其实她们中很有些人是嫉妒她的。所以立世孤独的秦岑,也很希望有一位像秦老那么受人尊敬的干爸。多少有点儿遗憾的是,干妈李老师对她并不像干爸秦老对她那么发自内心地亲。终究不是亲母女的关系,从女人心理的普遍性来讲,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李老师仅小秦老三岁,但人们并不同样称她“李老”。因为她退休前的职称只不过是副教授。称老不仅仅是一个年龄够老不够老的问题,这在现实生活中尤其在知识分子中是一件没什么道理可讲的事。

秦老在音乐之声中站起,走到许教授身旁,在他肩上轻拍了一下,俯耳道:“自我控制着点儿,别喝多了。”

许教授将目光从乔祺身上收回,红了脸连连小声道:“放心,放心。”

秦老也不再多说什么,脚步迈向人少的地方,尽量避开别人的目光的注意,悄没声地走向酒吧的门口。

秦岑眼尖,发现了,在门口迎住他,将他搀送到门外。

秦老偏了一下脸,秦岑就和他贴了贴面颊。秦老称赞地说:“女儿,你刚才表现得很出色,我给你打满分。”说完,转身蹬上跨街桥,回C大学去了……

现在,我们该说说“伊人酒吧”的常客究竟是哪几类人了。首先是C大学的些个教授、副教授们。且莫以为他们皆许教授那把年纪的人,那么以为就大错特错了。如今的大学里,六十余岁了还讲课的人是不多

的。管你是不是教授,一到六十,劳资部门人事部门就会刻不容缓地通知你赶快办理退休手续。让你赶快腾出名额好进新人啊!如今的大学里,教授副教授已很年轻化了。C大学四十几岁的教授有几十位,其中一小半是博士生导师。三十几岁的副教授们有一百多,他们才是C大学师资实力的主要成分。教授副教授加起来的一百几十人中,又有五分之一左右是女性。不知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C大学少壮派的教授们副教授们中,男性离婚的不少,女性未婚的不少。他们和她们,晚上常喜欢相邀了或单独到“伊人酒吧”浅酌慢饮有情有调地聊天。所谓情调,在酒吧这种场景里,掰开了揉碎了说,总是难免和情欲有种可疑的关系的。情调其实是一个意味性感的词。根本没有了那一种性感的意味,情调也就根本没什么情可言没什么调可言了。一个人不论是男是女,即使独自享受着一种所谓情调的时候,意识的深层也是在细细品味着和情欲有关的事态。那有时看起来仿佛和爱好什么艺术的旨趣联系着,其实是人性的表象,心绪处在独自地细细地品味着和情欲有种可疑关系的自我状态中。那或者说明情欲方面的变相的自我排解,自我抑制;或者说明在情欲方面的自我积蓄,自我培养,自我准备,打算着一旦抓住良机,便会发散一通雄厚了的实力。所以对于中青年的男女,假如他们和她们太过热衷于追求起情调来了,就可以判定他们和她们在情欲方面是有点儿问题了。弗洛伊德的学说虽然并没有涉及这个方面,但此点却基本上是一个人性的真相。撇开教堂、艺术展览馆和专门上演古典音乐的音乐厅这三种通常也会体现某种情调的地方,其他一概被说成是有情调的地方,又究竟有哪一种不是情欲弥漫的地方呢?尤其那些老处女或离了婚的中青年女子的家,又尤其是她们的卧室,你越感觉到它是有情调的,你便能嗅出它是弥漫着情欲的。而酒吧,正是治这一种情欲病的地方,所采取的是精神上的温补方法。并且,对于大多数情欲郁闷症患者,其疗法又是基本上见效的,起码可以减缓病症的加重。如此说来,倒好像是在暗指经常光顾“伊人酒吧”的C大学的教授们副教授们,分明都是患着

什么情欲郁闷症了。没这个意思。完全没这个意思。只不过是指出，情欲方面比较正常，性欲方面并不特别亏失的男人和女人，是不太会经常地大半夜大半夜地泡在酒吧那么一种情欲弥漫的地方的。C大学的教授们副教授们中，那样的人实际上是很少的。他们在情欲方面并不怎么郁闷，在性欲方面也不多么亏失。恰恰相反，两方面都过剩而已。“伊人酒吧”毕竟是离校最近的一处有情有调的地方，一百几十人，每人每月去一次，他们也就是在“伊人酒吧”里会常见到的人士了。相比而言，他们还不如他们所带的博士生硕士生们去的时候多。通常情况是，男博士生男硕士生请女博士生女硕士生去，偶尔也可见女博士生女硕士生身旁，陪着形形色色不同年龄的男人们的时候。即使在那种时候，她们也不在乎老师或同学就在邻桌。酒吧这种地方的一个吸引某些人之处那就是——它虽然明明是情欲弥漫的所在，但却又是一个人人都对此点讳莫如深的地方。连如今中国已剩很少了的卫道士们，对酒吧这种地方也是口设防线，明哲保身，轻易不会说三道四的。卫道士归根结底也都是“人”士呀，但凡是“人”士，那就保不准自己什么时候也可能去一次的呀！去了一次，兴许感觉特别好，不久就会去第二次的呀！去了第二次，感觉更加好，兴许自己也会变成哪一家酒吧的常客呀！而C大学的大本生们，出现在“伊人酒吧”里的并不多。不是不想去，一是互相请不大起，二是怕被老师们在那儿看见了。毕竟只不过是大本生，非是硕士生博士生，与老师之间的身份等级差得太多。一旦被老师看见了，先就会感觉到一种无形的心理压迫。即使老师们的目光中并没有什么讶然的成分，他们自己也会别扭起来不自在起来的。如果你仅只是一个人，兜里揣的钱不足一百几十元，那么你最好还是别进“伊人酒吧”的门，“伊人酒吧”其实又是个挺“宰人”的地方。却架不住去的人都是喜欢被“宰”。被“宰”而且舒服着。认为到那儿去被“宰”是一种资格是一种身份。何况现今的时代的一个特征是，喜欢情欲弥漫的地方的女人，反倒比喜欢那种地方的男人多得多。为了能讨她们喜欢，男人们就没理由不喜欢陪